

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五十目錄

浙江紹興府二

陳雍

章忱

韓好問

呂獻

董玘

潘府

孫燧

陶諧

韓廉

何詔

王守仁

牧相

謝迪

宋冕

謝丕

胡東臯

引 嶺

葛 浩

郁 采

杜民表

車 純

何 鰲

謝 瑜

葉 經

呂光洵

翁 溥

俞則全

錢應揚

成 器

目錄終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五十

浙江紹興府二

陳雍

陳雍字希冉餘姚縣人成化甲辰進士弘治戊申授工部主事修通州倉兼理張家灣磚料廠原在土橋改遷水次至今便之辛亥改刑部四川司主事檢引舊憲署篆平允遷署員外郎屢斷大獄司寇白昂戴珊謝綬咸器之甲寅六年考滿實授員外郎丙申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抵任不修邊幅人頗易之至常德府新舊詞訟煩殷剖決皆盡五開衛與貴州黎平府

同在一城一經巡歷民安堵至靖州按叅將胡瀚  
貪狀呈撫按革之已未改巡荆南壽王之國送至嵐  
流驛盡境乃止有詩爲獻皆保國之言王賢之宜都  
知縣以餽王爲名斂銀千兩乃拿問追銀送州公用  
餘物給散監利大盜黎彥斌父子五人出沒害人年  
久聞威自致於獄庚申奔父喪癸亥服闋復除江西  
僉事兌米吳城湖廣軍職念舊上司憚之禁戢軍士  
糧米有餘浮梁豪民欲改立縣治於景德鎮縣民不  
從生員六十人應試宿於鎮盡殺之莫知爲誰又淮  
王府奉祠訐奏承奉舒方閻正胡玉釀成大獄當道

皆委鞠雍分囚於異處因自審之不期而真情露犯者俱伏其罪甲子監秋試丁內艱歸戊辰服闋除山西僉事己巳陞布政司左叅議庚午陞按察司副使逆瑾峻法繩下獨無可指摘猶以他事坐罰米壬申陞廣東按察司按察使大學士梁儲子次攄恃內閣勢謀產多殺平民言路發之朝廷差給事中劉湜刑部郎中張文麟往勘顧望莫敢斷遂以委之雍檢舊案抵次攄罪如律人咸以爲宜甲戌陞河南右布政使簡重得大體乙亥陞貴州左布政使時有香鑪山勦賊之役設謀畫具糧餉遣吏兵以從有銀幣之賞

丙子秋八月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乃從播州使道赴任值歲饑民皇皇思亂至則撫綏曲盡民賴以安戊寅陞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總督湖廣四川貴州三省採辦大木奉命奔走勞瘁弗恤已而大木萬數集于都下賜大紅織金麒麟袍三襲辛巳

勅停止採辦工告成馳驛取還添註工部管事世廟卽位遣大臣祭告山川帝王之神領泰嶽太和三山四川神木山之祭報厥成功刻祭文于碑乃推其功於先任劉丙嘉靖癸未至京時兩京工作聿興佐趙司空璜均節之易州柴炭厥缺官命攝之嚴辦納抑

微倖時不違者騰謫議乙酉陞南京工部尚書而言  
官訕以厥中弊乃具本自辯復具疏乞休准致仕庚  
子年九十賜羊酒存問仍月加食米二石御史王紳  
奉勅過家舉壽觴建牌坊於眉山東麓扁曰德壽  
壬寅十二月卒年九十三

### 章忱

章忱會稽縣人成化十五年以進士授臨城知縣至  
則悉心咨訪凡民所欲惡事以次建罷動以愛養休  
息化導勸勵爲務歲壬辰大饑民多流竄忱爲招徠  
撫綏給其種食免其征徭民是以接踵來歸久之旁



邑流民願就編籍者亦數十戶畝券稅牒有久不別  
白者悉爲條格以清其欺隱漁并之弊城北泥河出  
源泉流甚博民據罔利會庚子夏旱忱率衆築堤引  
水灌苗又教民桔槔以濟高阜邑自是有水利鄉鄙  
舊無醫藥輒事禱禳坐以待斃因痢疫代作爲檢方  
書修藥餌施之且諭以醫禱緩急所全活者不可勝  
計修學官具祭器及諸壇壝館舍百廢一新旣又買  
隙地創置社學陰陽醫學郵傳養濟院各一所皆不  
勞而舉公暇則引諸生爲之親課其業且諄諄以孝  
弟忠信之道告之士悉知自勵每歲春令民會男女

節其婚嫁之儀不得論財貨民是以鮮怨曠淫邪之  
病或以訟至庭忱爲明示其曲直告以講信修睦之  
義民多自慚惕引退嘗有坐人命誣伏者卷案已成  
審知其寃力爲辨之乃得反釋郡帥以非公事役邑  
民忱堅不奉令郡帥甚銜之亦終不能害久之陞太  
僕寺寺丞士民爲之立去思碑而忱以寺丞致仕壽  
終于家

### 韓好問

韓好問字大經號宜菴會稽人成化戊子鄉薦己丑  
登進士第授大理寺評事詳慎公清綽著時譽乙未

陞寺副奉 勅慮囚四川釋冤獄九十餘人戊戌陞  
寺正未幾陞淮安知府淮當南北要衝民苦供役隨  
事節省雖中貴往來不敢過需撫臣至者悉與商決  
江北四郡多滯獄泗州官軍嘗誣奏無辜逮死者衆  
屬之辯理咸得其情他若集江南之漕卒禁僞券之  
私讎不動聲色而人自畏服馭吏以法愛民以仁淮  
民至今稱之丁未陞陝西左叅政分守關南士有餘  
糧民亦安堵弘治辛亥陞江西右布政使癸丑陞四  
川左布政使時以繼母喪歸繼丁外艱服闋補廣東  
所至有惠政己未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洞民

負險爲盜歲久蔓延莫能制奏立土官宣布威德一方遂寧時遣宦官駐饒燒造供御薨器力言小民凋弊之狀可憫先王恭儉之節當師上爲感動中止因素性直遂不能與時浮沉爲當路者所沮抗章請老甲子復起巡撫河南中旨取樂工弗遣上疏至引放鄭聲爲戒詞甚剴切亦見俞允正德丙寅陞南京大理寺卿戊辰陞刑部左侍郎逆閹劉瑾惡不通款陞刑部尚書致仕欲假他事中傷而卒不能有所加歸則建瑞白堂日與耆舊觴咏取娛嘉靖初兩詔進階榮祿大夫好問狀貌魁梧屹若山立舉止有常

言笑不妄作字必楷居逼城市而軒蓋罕出入然郡  
邑大夫及過客以國典民隱就質者則響答忘倦故  
識者謂身雖不出而表俗澤物之功自不可泯性善  
飲未嘗有醉態接賓客未嘗有情容恭儉清慎終始  
一節望之者知其爲大臣碩德重望鎮服鄉閭者蓋  
三十年嘉靖庚寅八月一疾而逝闔郡無貴賤大小  
咸思其德而痛其亡也奔弔如不及者距生八十有  
九

呂獻

呂獻字丕文號甲軒新昌縣人生而穎異大父茂常

奇之甫七歲日誦數千言作文有奇語稍長補邑弟子員歲試主司必首之成化甲辰登進士出使河南明年授刑科給事中丁未校文南宮得大學士費宏蔣冕人稱其明 孝廟登極命使交趾賜一品服以行竣事歸贈金玉千餘固却不受會龍州土官趙源等索交趾使者財物使者上其事曰天使回時餽贐且峻却不留今趙源贖貨無厭寧不愧於清白之朝乎由是廉聲益著因災異陳八事及 孝陵災又抗疏剴切數千言 上嘉納焉張侯以國戚游宴後庭又奏劾之詔杖三十繫錦衣獄比就獄慷慨忠懇見

於辭色繼以所言直釋之居諫垣十年章數百上皆切中時事弘治十年擢應天府丞時輦下庶事繁劇專決不留性尤寬仁民皆愛之呼爲父母辛酉提調應天試有權貴爲子弟求薦者厚貽之斥不從往完庫者盜戶部所寄銀數千兩至是部檄取所寄銀不知盜者姓名獻廉得盜者并其贓衆驚以爲神故人胡昉爲江浦令爲豪民所抑乃伸法以釋昉昉以金謝獻曰我以公而爾以私可乎亟去無污我十二年丁父憂屬縣祭賻甚厚皆却不受惟奠章數軸而已十八年服除以母夫人俞年高留侍母遣之再三乃

行鄰邑宰以金贐不受單騎抵京改順天府丞其煩劇倍應天而裁決益裕武宗耕籍田爲執事官態度閑雅上曰是禮儀甚善豈不可以爲尚書耶亟遷之時中官劉瑾方惡之卒不用焉吏部亦惡其不已附而獻介直不能媚趨用是十餘年不遷正德丁卯始授順天府尹未幾丁母憂明日遂行例當得諭祭亦以瑾惡之不與服闋赴京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及瑾敗大臣多以賄籍獲罪而獻獨無名其在留都持重務大體不責細微至考選軍官閉門謝客秉持至公更調諸武官各稱其才會巨寇劉六等爲害江



淮間旦夜與總兵官議勦滅之策凡遣將必親酌卮酒飲之曰努力平賊當厚賞汝苟玩寇歸無死地矣時賊勢猖獗京師惶懼獨鎮靜如無事時正德癸酉以老請歸日與故舊相過從容雅語不以家事關慮性至孝父常以貧乏爲念奉其奩具以進繼而四方之士以贅來學者甚衆悉以歸父不私旣貴父時命供灑掃忻然無難色出入必稟命及二親卒哀毀踰禮服除猶涕泣不已奉祭祀甚敬待兄弟有恩俸祿稍有餘卽以賙親戚卒之日家無所餘善與人交久而益親常有薄獻者獻薦於銓其人疑譖已訴之銓

部曰彼專言爾善爾反疑之其人益自愧謝始新昌  
未知學不究宗旨獻研精覃思綱領脉絡燦然明白  
多爲詩文冲淡純粹善草書跌宕奇偉所著有四書  
書經定說多發先儒所未備皆行世有甲軒文集若  
千卷使交稿若干卷藏于家

### 董 玘

董玘字文玉會稽人弘治時會試第一畢力問學綽  
有聲稱入翰林院編脩歷官至吏部左侍郎玘在翰  
林時嘗請重修 孝廟實錄及嘉靖議郊祀大禮玘  
獻議曰臣謹按禮記言祀典者莫詳于祭法首叙虞

夏殷周之郊繼之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圻祭地也是祭天祭地之禮不同矣其曰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官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而社則有大社王社國社侯社之別焉是其各祭不同矣又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也是祭典不可偏廢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是祭天必以冬至其位必于南郊矣而不言祭祀

之所其在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  
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祠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食  
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而亦不言地  
惟太司樂冬至禮天神于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禮  
地祈于澤中之方丘以天與地並言圜丘卽所謂泰  
壇方丘卽所謂泰圻是其時與位皆不同矣而未有  
北郊之名也至漢匡衡請定南北郊北郊之名始見  
於此蓋其說出于緯書若不足據然其言就陽卽陰  
之象則禮之正也自時厥後議者紛然互有得失蓋  
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冬至一陽生天道之始

又生物之始也故順天道之始而報天焉必于圜丘  
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地道之始又成物之始也故  
順地道之始而報地焉必于方丘順陰位也此所謂  
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于上帝望于太山東巡守  
則柴望秩于岱宗武王之伐商也告于皇天后土又  
柴望大誥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翼日  
戊午乃社于新邑皆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者  
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上帝曰類者謂倣  
祀之禮而爲之則非正祭天矣告地而舉望祭之禮  
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

正祭也故辨方正位順時陰陽其禮別而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故隨在致虔不拘時位其禮合而簡禮雖不同義各有當也此義弗明于是有以孟春上幸天子親合祭于南郊而以冬至夏至有司分祭者矣若元始建武所行是也有請于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若顧臨等所言是也有援虞周告祭之禮以證天地當合祭者如蘇軾所言是也此皆後世之謬誤我 明朝有天下之初卽建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于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一始古制而因山以爲南北日月星辰太歲諸辰則從祀

圜丘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則從祀方丘天神地祇各從其類而又春分朝日有朝日壇秋分夕月有夕月壇其壇位禮儀具載存心錄者可考見也至洪武十年復定合祀之禮時以大祀殿未成暫合祀于奉天殿十二年正月乃合祀于南郊羣臣皆從而日月星辰之專祭亦罷今大祀文合祭天地文及論中書勅載于御製文集者可考見也于時儒臣解縉嘗建議請復掃地之規竟亦未行豈禮固以時爲大歟茲者大祀旣畢聖心猶若未安欲遵復洪武始制以盡事天之誠且俾人各陳所見夫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淵

衷蓋已洞然矣臣復何辭然心欲求其是則分祀者  
固古禮之正也分而復合亦出上之獨見神斷殆  
未易窺測者記曰惟聖人爲能饗帝開創于始續承  
于後精神之運心術之動庸有潛孚而默契者乎况  
茲重大之典欲復其初宜必慎所處矣顧豈臣愚所  
能與哉玆有文集六卷唐荆川爲序以行

### 潘府

潘府上虞人以弘治辛丑進士仕至提學副使乞終  
養不出後以薦陞太僕寺少卿改太常寺少卿致仕  
嘉靖五年六月癸酉卒府性至孝嘗疏請行三年之



喪又上聖學淵源中興治要諸疏居家有篤行好著述鄉評重之巡按御史潘倣爲請乞祭葬禮部復言四品文臣例有祭無葬上以府孝行可嘉特令有司量與營葬

孫燧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也自幼英爽不羣年十有七補邑庠弟子員拙菴楊公一見竒之遂妻以女館穀于家弘治壬子以易魁鄉薦癸丑登進士學者爭師事之丁丑授刑部貴州司主事初任例典獄舊皆慮重囚生變或縱犴卒凌虐致死燧獨加意矜恤時方盛

暑疫癘令日採蒿艾爲之薰調囚咸感泣不數月卽  
著能聲推掌諸司章奏辛酉六月陞本部江西司員  
外郎壬戌秋承委決囚南圻以明斷稱癸亥陞署本  
司郎中尋實授乙丑奉 勅錄囚江右多所平反正  
德戊辰巳巳庚午丁內外艱前以執法忤逆瑾追罰  
粟數百石辛未服闋赴京八月復除本部湖廣司郎  
中十二月超擢福建布政司叅政奉 勅督理糧儲  
初閩中積弊爲之立洗而轉輸之方催征之法尤區  
畫曲盡吏民便之嘗委勘武平功冊親詣地方訪覈  
真跡削賄冒勢奪登血戰者各數人讒怨弗恤也過

建寧爲晦菴祠置田五十餘畝癸酉冬十一月陞貴  
州按察使未任甲戌改山東蒞任僅半載剖決如流  
吏民咸服乙亥轉河南右布政使與左使同心協濟  
甫三月甚得民心卽推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初  
江西寧庶人宸濠辨慧桀黠善匿情市交以希寵取  
威而箠制人口惟其所欲旣誣陷方伯鄭岳多爲慾  
餌威攝繼再得護衛妄窺天意者獻諛旅賀時又妄  
傳護衛爲聖旨而文牒往來槩稱國主由是濠益志  
驕而遂睥睨神器矣副使胡世寧疏奏言及濠亦知  
倣自劾乃推過近屬痛懲其黨數百人以自解其妄

希佐命者以騎虎之勢爲之力除異已先假生辰劄  
召羣賀期必致世寧几上世寧旣不往乃更嗾豪誣  
奏再奏且爲之泝徵夫銀十萬兩以助其交構備兵  
之資暨世寧得 旨提問潛身投獄已被掠服而復

行江西會勘恃彼羣僚多其心脅欲踵先陷鄭岳故  
事奏外別附他罪賴言官正論劾退其心脅數人又  
推燧巡撫燧毅然謝遣家屬單車抵任持風紀慎禮  
度外和內縝彼濠慾不能餌威不能劫遂失其鈐束  
故智又得巡按李潤者劾退其元謀燧因得委曲明  
世寧無辜世寧得減死戍遼江西民歷盜殘兵擾之

餘加以附勢科虐之極居民日不聊生商旅望城遠  
避人情洶洶燧加意撫恤每見濠輒諷以大義動以  
至誠濠亦外飾賢名曲示聽納於是嚴謫其黨尤者  
數十以例其餘舊徵夫銀等項一切報罷一時民困  
稍甦生理漸復商旅往來舟楫輻輳如故其飭吏治  
則守巡官歲限所歷近四遠二及郡縣日令書所事  
於冊及報守巡至止行事之詳以稽勤惰其重農事  
則災傷之地官給種穀高阜之地爲濬溝渠卑窪之  
田爲築陂岸而水旱必爲之竭誠禱應其均差費則  
革下里槩徵之弊定人戶九等之則而又專責牧判

派徵額數一洗吏胥之弊痛懲包攬之徒其足軍食則令屯田該徵子粒就准軍士該徵月糧以免出納之逋擾至於執議水夫槩徵工食之不可而仍擬勾丁馬頭解人執役之不便而照前雇役及末緩中使之燒造或抗疏於朝或投劄當道雖一時所行或不能盡如其意然於關民生休戚者皆殫心竭力而爲之成敗利鈍所不計也每謁文廟必進諸生反復講論諭之道理特廣文山祠宇贊其忠節城進賢城南康寧州奏立安義新縣奏留饒州兵備奏議九江兵備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等郡

邑奏乞湖東分巡兼理兵備專駐撫州奏設南康府  
巡邏通判管攝鄱陽湖魚船廣信府通判鈐束弋陽  
等縣窩戶是皆所以預防要害陰拆逆謀濠以憚其  
多備遲回五年未敢卽發不幸 武廟頻年巡遊中  
外人情洶洶鎮守太監畢真奉 勅與燧同議機務  
者也真先附逆事因掣肘清軍御史范輅劾其奸惡  
濠時與真比賁緣奏捕禁獄三司郡縣遂爾奪氣莫  
知所恃矣濠復肆志縱其素畜羣賊各處流劫以肆  
兵逞威燧時累疏上不報深惟朝廷懿親不敢擅圖  
先發而親近府屬中除副使許達知府鄭獻陳槐之

外無一可托者日與逵等計議先欲悉捕羣賊翦其羽翼逵等雖累受策時報克獲而終難搗其巢盡其類也時憂勞成疾連疏乞休又未得請亟命畫工自圖蓋已分一死報國靡他矣濠先居父喪矯情飾禮巡按者奏舉其賢孝於朝今居母喪踵前故事脅有司遞申鎮巡官求舉燧計欲緩其逆謀而徐爲可圖且謂忠孝一道稱其孝或可勸其忠遂與林御史朝等具疏以上廷議頗駭會南昌人張儀官於京衛備以其實告御史蕭淮乃暴其狀以聞於是遣勲威重臣戒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馳報濠懼已卯六月



十四日因各官入謝生辰宴禮兵衛戒嚴濠出立露臺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燧請 密旨看濠語塞叱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 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入殿廷易戎服出呼燧罵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燧亦曰朝廷何負於汝欲反耶一時官屬駭愕相顧獨按察司副使許逵反覆辯論且厲聲曰我輩亦方面大臣今日何得如此濠大怒喝令武夫縛曳燧逵出諸惠民門外斬之許與燧同罵不絕口膝不屈而卒許素忠勇志禽凶逆使其在外必能稱兵爲國

討賊然以先陷世寧者爲檄賀生辰之舉羣寮歲至  
後任者以爲常制莫敢爲異故在城同遇害也時盛  
暑天忽起黑雲恒蔽其屍濠聞亟移進賢門外亦如  
之濠乃驚懼卽遣僞指揮王世寧買棺殮之是日濠  
遂分部黨各處追印起兵以反首及進賢知縣劉源  
清等聞變城守殺其所差親屬婁伯等御史王公守  
仁知府伍文定等各倡義起兵討賊伍卽製燧及許  
神主迎次文山祠爲文率吏民泣奠舉義旗而東及  
郡吏民聞燧被害罔不哀憤響應王公帥之甫四旬  
而濠遂就禽餘黨悉滅及世宗入繼大統首下明

詔超贈禮部尚書謚忠烈廕子一人世襲百戶工部  
委官管葬事且賜祠額曰旌忠繼以言者加廕子正  
千戶世襲燧平生手製有四聖糟粕十卷詩文啓劄  
六卷奏議四卷案牘稿十卷恤刑錄二卷巡撫榜文  
一帙存于家按忠感記燧初至都憲行臺移後堂向  
前數尺於檻下故溝中得古鏡背刻銘二十八字有  
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蓋天格之早已又王陽明  
祭之曰勤勞施于國而惠澤被乎民孰謂公之死而  
非生平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  
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初熾公欲力撲其燎原之勢而

未遂及屢疏乞免又不獲請乃旁行曲成冀緩其發而徐爲之圖蓋公善處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此當危臨難仗節伸忠之死不回然後見公守正之心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此足爲千秋定案

陶諧

陶諧字世和號南川會稽人年二十二領弘治乙卯省元丙辰成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改授工科給事中首疏乞緝熙聖學以裨治道極言治亂存亡之故且請以大學衍義置禁中以備省覽未幾以父喪歸

起服會劉瑾革竊權亂政疏劾之前後疏上若戒逸  
游以保治安遠讒佞以一政令修人事以弭災異停  
止不急工作以杜奸謀停止差官賣鹽織造等疏皆  
直指羣邪欺蔽之罪無所顧慮瑾等大憾之以他事  
誣陷廷杖落職爲民憾猶未已以在科時嘗巡視十  
庫遂駕言缺乏布疋提解詣京下之詔獄捃摭百端  
誓死不爲動乃復杖謫戍肅州衛怡然就道在肅與  
大司馬劉公大夏大司寇潘公蕃相倡和爲西行漫  
稿若牧羊臺賦蘆鴈橫塘等篇托物寓意忠厚婉順  
綽有離騷九章之風瑾敗被詔還家十餘年間詠詩

讀書若將終身及世廟龍飛追錄耆舊起江西按察司僉事區處發運南京水兌省費鉅萬踰年轉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道先是修河物料如榆柳椿木草麻之類皆賦諸民間給商買辦吏書因而爲利虛其價值歲費數萬用且不敷比至廉得利弊廼更立法於沿河皆植柳以固堤又於大堤兩傍遍植葭葦採取棹掃以當草束椿木則免樹商之稅給價徵納篠麻則以水利河道贓罰紙米俱折篠麻費減用周無煩於民總理臺臣奏請通行論者謂歲省費十餘萬及轉叅本藩區處河南北分守事宜舉爲民便

時太行賊陳卿爲亂害及山西河南等處二省會兵  
征勦未及進諸密探其徑道先以奇兵搗其穴賊茫  
然不知所自遂擒太行底定轉右方伯尋轉左居越  
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  
兼理巡撫至則條數事請行曰重守令專分守寬農  
民懲貪吏行之及期厥有成績乃遷少司馬仍兼中  
丞往督兩廣郡盜橫恣掠破城庫甚者僭稱王號諧  
至盡心經度隨宜勦撫若西山瓊州連州古田南平  
七山暨海賊凡七獲大捷斬俘總數萬計招降復業  
者總二十餘萬計又添設建白等縣分屯固守以絕

後患反側旣平復謂廣右列壤遐僻文教未洽乃立  
嶺表書院簡郡邑子弟之秀者親爲之訓誨務在廣  
揚德化作其良心俾爲民表率士旣綏懷俗亦丕變  
至於今賴焉時太淑人在堂懇䟽乞歸養不允及卒  
訃聞候代暮年乃得歸詔賜祭葬如例制終起入贊  
本兵殫心武事思爲遠猷日夕考求職方險要凡會  
議朝事侃侃必盡所見勿恤異同厭俗流靡退食輒  
杜門不事交謁衆皆歎服稱爲古君子居一年遇  
廟災懇乞避位奉 旨致仕旣歸惟覽書課農不求  
安逸族黨有貧乏者賙之歲荒爲粥通道以濟餓者



有活甚衆嘉靖丙午十一月有疾將終強起正襟端坐命取忠靖新冠易之遷於正寢而卒年七十三所遺有西行稿北上洪都中州行臺贈遺等稿若干卷奏疏若干篇歷官河南南贛兩廣經畫事宜若干帙梓於家

### 韓廉

韓廉字守清餘姚人也弘治丙辰進士爲任縣令值歲饑議捐稅契貲築城垣饑民獲以傭易餉全活甚衆已被徵去流賊剽掠旁邑任以城獨完民尸祝之及爲御史按福建有靖寇功以忤逆瑾謫萬安尋中

他事逮繫獄瑾誅累遷山東兵備副使致仕卒年九十有四所司䟽請建完名上壽坊

### 何詔

何詔字廷綸山陰縣人弘治己酉領鄉薦丙辰釋褐授南京工部主事戊午護壽王之國諷貴璫減汰行舟二千省財可萬計己未監造河舸廉其宿逋每半給責償感以誠款不訶而事舉辛酉丁外艱哀毀特甚乙丑改工部營繕司督造孝皇帝山陵正德丁卯轉屯田員外郎進郎中不能爲蠅附力拒內庫虛出收單至忤逆璫坐以他事下獄竟莫能害庚午出

守永平值旱蝗躬禱山川雨霽雨隨至蝗亦徙去  
民有賢明太守之稱他如及中官石姓之成獄平王  
宏之宿憾弭劉賊之侵掠加入覲之贖金皆守有定  
力不以利害易丁繼母憂去位乙亥改永州府適彬  
桂用兵餽運不繼乃建言楚多窖積可以銀易粟餉  
足進兵率先搗賊巢撫定脅從全活甚衆時毛伯溫  
按湖南首薦其可大用陞俸一級庚辰叅廣西政勦  
平思州苗寇褒賜金繒嘉靖癸未轉福建右轄乙酉  
進拜中丞巡撫保定諸府提督紫荊等關振肅廢墜  
建明爲多有指揮攬權以虐民達官倚公以完食首

請於朝一裁之以法會天災上䟽引咎避位得旨  
慰留尋召工部左侍郎會計悼靈皇后山陵及董  
造敬一箴亭亭成勅宴翰林與賜金幣得命修復會  
通河道至今省車輓之費已丑陞刑部尚書尋自刑  
部轉爲南京工部尚書首以太廟乃太祖神遊  
之所亟會題修理逾年告成勅獎有加逾明年城郭  
完又明年宮垣黌舍公署祠廟之葺具舉初會計  
太廟工料可五六萬金比詔取給於蘆課缺官柴薪  
取雜料於諸局費財萬餘金不一經民而足初軍器  
局燬於火每假錢廠造作乃計價易寺人空第不改

懷丸而成大局其因事就功敏而練類如此始至工部帑金不滿三千閱五年經費之餘乃踰二十萬人咸謂其均委積汰冒濫所致於事知大體志在奉公平生未嘗請託於人亦不受人請託情致坦然而其中耿不可奪聲利澹然而名位日大以事父母孝處兄弟友教子嚴每遺書子鰲以親賢遠利爲戒迨其功成引齒馳驛還鄉家無贏貲室無媵妾廉靜之節始終一致云年七十有六卒贈太子少保鰲官至刑部尚書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成化二年辛丑狀元仕  
至南京吏部尚書母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將誕之夕  
祖母岑氏夢天仙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天樂至  
屋簷呼岑與之岑失手墮地蹶不能啼岑以生氣噓  
口少頃而啼岑驚寤卽其初誕啼聲旣誕果蹶少頃  
岑以生氣噓之而甦鄭自乳之忽乳竭夢神女爲乳  
乳遂溢父華以夢雲之祥故名之曰雲生六歲不能  
言一日出戲於門有老僧過以手摩其項曰有此寧  
馨兒却被名字叫壞了鄭語華改今名遂能言而穎  
異頓發年十一大父攜之上京過金山作詩曰金山

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  
簫吹徹洞龍眠已而從塾師讀書出游市上與鬻雀  
者爭有相者見而異之以錢買其雀與之送歸書館  
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性豪  
邁不羈喜任俠年十七至江西謁一齋婁先生語以  
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爲可學而至由此遂毅然有  
學爲聖人之志然任俠之氣未能遽除弘治壬子年  
中鄉試兩上春官不第乃往塞外觀山川學兵法習  
騎射已未登進士觀政工部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  
於河間造墳役夫一以什伍之法馭之暇卽以役夫

演八陣圖少日嘗夢威寧伯授以寶劔及旣竣事威寧家以金幣爲謝辭不受乃出威寧軍中佩劔贈之適符其夢有彗星見及鞮虜猖獗上䟽論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回部日事案牘夜歸必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文益工父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燈書室乃潛置俟父寢又燃讀必至夜分因得咯血疾告養病歸越卽陽明洞舊觀闢爲書院靜坐習導氣爲長生久視之術靜極超然頓悟一日友王思格等四人往訪于洞中方出門守仁已知卽命僕



山山買果殺候之且歷語其來跡僕遇四人於途語之悉合皆驚異以爲得通遂師事之甲子聘爲山東鄉試考官所取多名士復授兵部武庫司主事丙寅正德改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下給事中戴銑等于獄上疏乞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驛丞瑾怒猶未釋守仁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託爲投江潛入武夷山中決意遠遯學道祈不得道不復出山遇夜至一山菴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古廟四壁俱頽夜深據香案臥黎明道士往視之熟睡案上推之醒曰此虎狼之穴汝何得無

恙因詰其出處詐云商人道士曰視汝丰神若非得道之流決是廟廊清貴守仁乃吐實道士曰如汝所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因問何以至此道士曰汝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跡將來禍發奸徒必假名以鼓惑人心朝廷必專究汝家豈不致赤族之禍守仁深然其言遂由武夷至廣信泝彭蠡歷沅湘至貴陽龍場始至無屋可居就石穴而處龍場之民日漸親狎以所居陰濕不可久乃相與伐木爲驛樓及屋扁爲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慮一夕忽大寤終夜不寐踴躍若狂者

兩日夜嗣後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  
與晦菴註疏若相牴牾恒往來於心因著五經臆說  
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益衆庚午  
陞廬陵知縣乃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委以詞  
訟坐視其成囹圄清靜是歲冬以朝覲入京陞南京  
刑部主事館於大興隆寺僧房與湛若水黃綰訂申  
共學之盟明年擢吏部驗封司主事未幾爲會試考  
官陞文選員外郎繼陞考功郎中癸酉陞南京太僕  
寺少卿學益勤從游者日益衆甲戌陞南京鴻臚寺  
卿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丙子十月陞左僉都御

史撫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用非人山谷兇民初爲竊攘以至聚徒爲盜漸至擄掠鄉村焚掠州縣肆無忌憚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巢有司束手皆謂終不可理至南贛先嚴戰禦之法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洴頭諸賊酋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守仁於未戰之先令兵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及委官統領前後夾擊之又曰此賊旣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據先時在官書隸及在城軍人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

左右訶覘言咲起居雖以往報守仁知其然一切示人以不測此輩陰謀豈不得行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乃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俘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拒守又密諭令佯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賊懈弛因新陞廣東布政使邵賁將之任例發兵護送乘此會選精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進約已定潛率十數騎密使分作三路銜枚直趨象湖山搗其巢穴我兵奪據隘口賊猶不知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從間道鼓譟突登

乘勝追殺擒斬俘獲又無算墜崖壑而死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明日復戰又不利遁入廣東界樟溪大山聚糧守險勢甚強固乃分兵五路攻擊追襲與賊連戰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二十餘處又令兵備僉事顧應祥等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刻期追剿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隘等處分爲三哨鼓譟並進賊望風瓦解前後大戰十餘合俘獲四十餘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是時大庾南康上游三處賊各發又廣東泃頭等處強賊池大鬚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南康縣殺損官兵

與湖廣桂陽及廣西樂昌等縣巢穴相聯盤據劫掠三省於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達等兵與官兵夾勦守仁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旣練號令旣明人知激勸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戒而動日剪月削可使漸盡復疏請設添清平縣治及疏通鹽法以足兵食因召知府季敷等密授方

勦生擒酋賊陳曰能等搗其巢穴俘獲賊黨無算又上疏論三省交勦方略先是屢請勅便

宜行事衆皆笑爲迂故屢不報惟尚書王瓊因守仁

疏覆議奉

旨改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賜

勅書及前所請旗牌便宜行事俱得報可仍降勅

獎勵陞俸一級賞以銀幣時汀州左溪賊酋與贛南等洞賊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乃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



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旣決乃命各官等帥兵由各道以入守仁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以與諸軍會又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叅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守仁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復遣官分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旗齋銃砲鈎鑱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嶺以覘賊張立旗幟藝茅爲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兵進至十八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嶺

砲聲如雷烟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賊皆驚潰失  
指以爲官兵盡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乃大奔潰橫  
水旣破乘勝進攻左溪左溪旣破復議桶岡桶岡天  
險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峰叅天深林絕谷不覩  
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蘿洞茶坑  
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壑夤懸絕壁而上惟上  
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乃令  
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擬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而  
使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  
磊知縣張戢入葫蘿洞皆於是月晦日各至分地遇

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  
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衆男婦  
千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爲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  
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  
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桶岡諸巢悉平守仁以暇各  
相視形勢據險隘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  
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諸坑等巢悉平之  
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  
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其無乃留兵四千餘分屯茶遼  
諸隘餘兵回頓近縣休息疲勞俟二省夾攻盡絕然

後班師守仁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  
間破巢八十有四渠魁賊首噍類無遺又疏請三縣  
適中之處立安義縣移置小溪驛於大庾縣城內使  
督兵防遏洎頭賊酋池大贅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  
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赴軍門  
投降求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  
應守仁逆知其謀乃佯許之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  
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  
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虞官兵也守仁亦陽信  
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檄龍川使廉其實

盧珂等懼自來告變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以陽怒之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鬚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自來投訴守仁還贛乃張樂大亨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大鬚遂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守仁使人探知大鬚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而令所屬官僚以次設羊酒犒大鬚等以緩其歸先伏甲士引大鬚等入犒并其黨悉禽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鞠皆伏遂

寘於獄皆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皆從徑道以入而守仁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徑直搗下泖大巢與各哨兵會於三泖先是賊徒得大鬚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千餘衆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鼓勇齊進各賊潰散遂進攻九連山於是選精銳兵七百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

賊果分隊潛匿皆邀擊而悉俘之前後禽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仗什物不可計餘黨張仲金等二百餘人勢窮計迫聚於九連山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乃遣官驗實皆量加責治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悉安插於白沙遂相視險易立縣設隘留兵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爲立生祠又家肖像而歲時祭禱守仁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閩餘之地遂疏請於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以扼其要害又以大賊龔福全高仲仁等

邀路劫殺軍民攻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征勦克平乃  
上三省夾勦捷音疏朝廷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  
錦衣衛世襲百戶賜勅獎勵守仁在贛雖軍旅擾  
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褒崇象山陸子之後  
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性多鄙野乃爲立保甲十  
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有紀又行鄉約教勸禮讓  
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喻戶曉而贛俗丕變十四  
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當路輔臣素忌之欲從其  
請兵部王瓊逆知宸濠必將爲變一日召其屬本部  
主事應興曰我寘王某於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



但爲溪洞諸賊而已時宸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舉人劉養正說守仁云寧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守仁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旣而令門人冀元亨先往與宸濠講學以探其誠否元亨至語矛盾宸濠怒遣還密使人殺元亨于途不果於是守仁于六月初九日自贛起行欲往福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乃得宸濠反狀守仁度單孤倉卒難以勤王乃潛覓漁舟以微服作繹夫下船急去留麾下二人服冠服在舟中已而宸濠兵果犯舟而守仁不在欲殺其代者或曰殺之何益隨

捨之追不及是夜舟至臨江知府戴德孺聞守仁至喜甚留入城調度守仁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抵吉安爲宜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計奉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湖廣鄖陽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奉密旨命將出臨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寧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其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藏於袷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之卽佯怒令牽上岸處斬已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

人果於裕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敢卽發十八日  
至吉安知府伍文定出迎遂入城撫慰軍民上疏飛  
報宸濠於是月十四日謀反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  
逵并執縛巡按與三司官及府縣等衙門不從者俱  
囚之盡收在城各衙門印信及搬搶各庫藏一空釋  
放在城各府州縣見監重囚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  
取南京又差儀賓校尉人等持檄至各府州縣曉諭  
收取印信驅截水兌糧船請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  
懸奏至尚書王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  
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

其軍威時寧王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  
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脇從之人又  
六七萬虐焰張熾守仁以百數從卒退吉安遙爲牽  
制之圖遠近軍民劫於宸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  
聲守仁督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  
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會計一應解留錢糧  
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  
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編  
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鰲山赴  
部調用僉事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

參政黃纘聞任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  
幅又恐宸濠知其調度覺其間諜之謀發兵順江速  
出又密使僞國師劉養正家屬及平日與濠往來鄉  
官致陰附之意以緩其出直俟調度已定乃移檄遠  
近宣布朝廷仁德暴露宸濠罪惡於是宸濠始覺爲  
守仁所欺亟欲引兵而出次南康九江諸處猶自居  
省城以俟禦敵至七月初二日宸濠使人探知守仁  
兵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使守江西省城乃自  
引兵向安慶守仁探知其出遂星馳促各府兵期以  
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

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  
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  
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  
知縣李美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  
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  
直抵南昌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  
嚴至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呼譟並進  
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  
宜春王拱櫟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宸濠官中眷  
屬縱火自焚撫定居民散其脇從封其府庫搜出原

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守仁先上江西捷音疏  
仍分兵四路躡宸濠是時宸濠攻圍安慶未下親自  
督兵運上填塹期在必克及聞守仁兵至豐城大恐  
卽欲回兵僞太師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  
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宸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  
圍會議歸援初安慶被圍衆謂宜引兵直趨安慶守  
仁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  
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  
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  
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

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兵驟集先破南昌賊已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解宸濠可以坐禽分布既定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脇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宸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守仁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



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  
余恩之兵洋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  
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  
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呼譟並起賊不知所  
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  
萬數賊勢大阻引兵退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宸濠  
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  
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守仁以九江不  
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  
亦不敢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

饒州知府林瑛之兵乘間以取九江知府曾璵領兵  
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  
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而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  
者數十人守仁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奮  
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宸濠舟宸濠遂大敗禽斬二  
千餘級溺水死者莫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聯舟爲  
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卒守仁乃夜督伍文定爲  
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  
各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宸濠方朝羣臣  
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不致死力戰我兵已奮擊

四面而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散宸濠與妃嬪泣別宮人皆赴水死遂執宸濠并其母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等數百餘人被執脇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等禽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守仁復遣官分路追擒及之于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禽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宸濠旣勦送至囚所行數步回向守仁曰婁妃常勸我不要爲此事是我不聽實非其罪

今死於水望先生收其屍一葬守仁曰謹領乃爲收  
葬婁妃之族皆免于法他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  
族屬亦多原宥之劉養正舊從守仁游至此母死  
未葬爲之葬又爲文祭之曰吾不敢宥汝之生爲葬  
汝之母先是宸濠以賄結朝廷左右及大小遠近臣  
寮自輔臣以下皆有交賄實跡與往來私書皆記手  
籍守仁得於其宮中悉焚之旣禽執宸濠并僞官李  
士實等將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遂欲親  
解赴闕而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等往江西征討行至  
中途聞宸濠已擒捷報至京計欲奪功乃密請武

宗親征武宗遂自稱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  
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欲往江西親征臣僚  
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旣而江彬許泰劉暉張忠  
張永魏彬等皆先領兵由大江至江西入居城中人  
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彼輩皆倡言誣守仁始同宸  
濠謀反因見天兵猝臨征討後始擒宸濠以爲功脫  
罪欲并禽守仁各爲已功守仁初見其兵馬之盛意  
有不善乃託疾不出爲餉以慰勞之又親自行撫衆  
心皆悅及度其無可爲然後出見而忠彬輩故設席  
於傍守仁佯爲不知先坐上席令轉傍席於下請彼

自坐更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卒成禮而退盖守仁  
非爭一坐恐一受節制則大事皆將聽彼而不可爲  
故爭之力江彬等又欲將宸濠故置城中待 駕至  
與彼輩列陣重擒之以爲功守仁乃語之曰逆黨潛  
伏尚多萬一疎虞變生不測則事勢不可救矣當是  
時旣不可以宸濠黨與付之彬等又不能解見 武  
宗乃遂託疾不出張永一日暮夜排闥入臥內語以  
衆人欲功之意守仁乃備語以盡忠爲國及募兵征  
勦之詳永領之彬等乃訪守仁原宥婁氏家屬悉擒  
而殺之以爲功又遣 冀元亨誣以同反遂各引兵

至南京以候 武定王乃上疏曰宸濠睥睨神器  
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操壘轂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  
奸細臣下之奏百不十通發謀之始逆料 大駕必  
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  
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欲付部  
下各官押解恐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遺  
憾况平賊獻俘國家常典亦臣之職分臣於九月十  
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宸濠并宮眷逆賊情重人犯  
督解赴闕面受節制若復退還江西省城坐待總督  
軍門 駕臨恐涉遲疑有稽天討疏上隨扶疾日夜

之念旣至又見防兵盡撤乃遣其頭目樊富等十餘人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守仁諭以朝廷威信及開示更生之路蘇受等旣得諭羅拜歡呼隨撤守備盡散其衆來歸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守仁復諭以朝廷恩德旣赦爾死寧肯誘爾至此於是下處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一百衆皆合詞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是朝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乃我等人臣之義於是衆皆叩頭悅服隨至其營撫定餘衆莫不感恩誓以死報



乞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守仁復諭以朝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傾破且宜速歸完爾室家修復生理至於破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守仁遂委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壁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爲土官知州以順夷情時設流官知府以制夷勢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夷黨又以田州旣設流官宜更其府名爲田寧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

絕不必復設土官又按視斷藤峽諸處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彼此犄角流劫郡縣國初以來屢征不服乃檄叅將張經會同守巡各官集議分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勦牛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勦六寺城巢先是賊酋訶知守仁駐劄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擒斬頗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我兵追圍拔木緣崖仰攻復大破賊寨乘勝復攻破油磑石壁大陂等巢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

死者無算并斬獲首從賊級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不可勝計仍令收兵潯州府駐劄復命各官兵移兵進勦仙臺諸賊巢四面仰攻賊乃敗散又命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分投密切調各目兵盧蘇王受等分定哨道進勦八寨前後擒斬俘獲殆盡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蓋南丹衛舊僻在廣西極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於是移築於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以阻扼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賊不

敢皆將效順服化思恩舊治原在寨城山內尚

餘里乃令移出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

田四野寬衍之處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  
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復移鳳化縣治於虞卿爲立縣  
宇屬之思恩又於宣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又  
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兵  
及附近土寨目兵擇委智略忠勇官一員重任而專  
責之使之訓練撫擊務在地險旣設而士心輯和又  
令叅將兵備等官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  
賊勢自摧又將思田分設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衆  
所信服者管之節次具疏奏請定奪 上極嘉其功  
勅行人齎銀帛羊酒獎勵九月初八日行人至廣城

是時守仁臥病床褥已餘一月伏病具疏謝恩而病勢日篤猶力憊視事先是守仁年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乃訶然登廟禮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中詩且歎人生行止之不偶云乃於十月初十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薦林富自代守仁病革班師行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付託姜維乎大用遂領兵防之爲敦匠事於舟中命家僮陳斂具行至南康縣將屬纊之際家僮在傍問其所囑守仁曰

我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猶未能與吾  
黨共成之爲可恨耳遂屬續而逝昇至南安府公館  
而歛柩經南贛雖深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出迎  
道左匍匐哀號若喪考妣江西巡按御史儲良材奏  
訃至吏部尚書桂萼令該司匿其訃不舉乃叅其擅  
離職及叅其處置廣西恩田入寨事思威倒置又詆  
其擒宸濠軍功冒濫乞命多官會議先此張孚敬見  
其廣西所處思田岑猛諸子及盧蘇王受經畫得宜  
并征勦入寨有方奏至甚喜極口稱其不可及欲卽  
爲揭帖薦入內閣而桂與楊聞之皆不樂乃嗾錦衣

衛都指揮黃綰遷誣奏其用金銀一百萬託黃綰過  
送與張公故薦用兩廣綰疏辯其誣奉 旨黃綰學  
行才識衆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下能  
遷於獄杖之而死明年春 上將出郊桂密具揭帖  
上遂允命多官會議遂削世襲伯爵并朝廷常行卹  
典贈皆不需被守仁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  
任俠長好詞章壯好仙釋旣而好學以斯道爲已任  
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已之疵奮不  
顧身以當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君下欲以其學  
淑民惓惓欲人同歸於善欲以澤覆天下蒼生人有

宿怒深仇皆能忘之而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烟霞物  
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羹瓊鼎錦衣縕袍大  
厦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於斯  
世者近古誠未見其比隆慶初復伯爵世襲謚文成  
萬曆初從廷臣議詔天下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王  
子

### 牧相

牧相字時庸餘姚人也少受業於王尚書華華器異  
之與文成公同學弘治己未遂同舉進士授南兵科  
給事中武宗初政閹瑾竊柄言者禍且不測相遣



其室未母歸偕上官戴經海彥徽等疏瑾不法數十  
事忤旨械繫至京廷杖九十絕而甦下錦衣獄文  
成時爲刑部主事上疏申救并繫獄三月相視職爲  
民文成謫龍場相歸而孝養其母課子授徒聞民間  
有利病則走白有司行罷之非是杜門不出也瑾誅  
詔復其官尋遷廣西叅議除書至而相已卒二日矣  
家貧藁葬十餘年有李廉使某捐俸檄郡爲營兆始  
克襄事敝屋數楹至今猶存其舊過者咸式焉

### 謝迪

謝迪字于吉號石厓餘姚人自幼神清氣爽穎悟過

人父簡庵公鍾愛以其多病不欲事進取益務操修  
不懈於學弘治己未進士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轉  
武選司員外郎文移旁午揮遣若流悉中肯綮大司  
馬諸公咸委重之正德初逆瑾亂政擅權怡然退處  
林下嘯咏自適若將終身 世宗登極懋隆治化思  
用舊臣起爲江西右叅議已遷廣東左布政使入覲  
還任遇疾卒于途迪夙有遠志久鬱弗施起廢以來  
益圖奮勵用咎殊遇其叅議時南昌民有謀殺兄而  
誣其嫂者有司莫能訊密爲踪跡竟得其狀遂伏辜  
時稱神明巡撫都御史盛公薦爲九江兵備副使其

地爲江湖要衝自逆藩煽變之後剝敝弗堪事多可  
慮除其煩苛務爲綏戢民賴以寧建議城彭澤財力  
之給經畫裕如公私不擾九江形勢自是增壯修理  
庠校以作育爲事科目得雋頓殊於昔陶靖節狄梁  
公之祠歲久傾圯爲之葺治以崇祀事曰是風化所  
關不可廢也轉河南按察使風裁肅然獄無滯囚僚  
友傍觀嘖嘖歎服嶺南之擢事先領要裕民剔弊不  
遺餘力時值大比以貢院隘陋弗稱拓而新之士就  
試者從容展布以爲科目之重論者謂其深於經學  
不尚詞華發之舉措鑒鑒可行有補于世才識明敏

足以濟之又毅然有執不爲世故撓屈隨所至輒有  
聲稱使天假之年得究其用事業所建尤當有不可  
量者惜乎其遽止於斯也卒以嘉靖己丑春秋六十  
三

宋 冕

宋冕字孔瞻餘姚人也弘治中進士初官刑部以執  
法忤逆瑾或危之冕曰君不知當官正色爲吾家廣  
平耶得緣此貶死芬芳實多謫金谿知縣瑾誅復召  
爲禮部主事尋叅議河南會歲饑哺活無筭轉福建  
叅政永春等縣流賊猖獗分巡某以僨事論罪非冕

所轄地也請之鎮巡以偏師往賊殲焉然推功不居以贖前車之覆者擢陝西左布政使保釐大著織造某當者需緡錢溢額輒不與銜甚百端伺隙終不得已進右副都御史撫治鄭陽至則拊循訓勵三省敕寧會 太廟災引咎乞罷再疏始得請劇賊馬興等乘間騷動冕不以弛擔故諉之後人督諸路軍討平之事聞有白金文綺之賚所司以贖鍰三千餘解送悉置備賑冕外和而中勁歷官垂三十年被服如寒士乃其不居功不避事尤人所難孫岳舉進士官至按察使

謝丕

謝丕字以中號汝湖餘姚人弘治乙丑舉會試第四人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正德初請告歸省頃之逆瑾構禍文正公遷見幾勇退旣而落職瑾移怒詔丕亦爲民後瑾誅文正公與丕皆復官構肥遯嘉遯二庄日與高人燕賞爲樂文正公家居喜接後進丕尤加意獎掖凡雋異之材必欲成就之以濟世用其立教重經義治事有宋湖學風士爭興起遠方來學者踵至嘉靖初奉詔徵用復翰林編修陞俸一級乙酉武廟實錄成陞左春坊左贊善賜白

金文綺秋八月同石門翟公主考順天鄉試時稱得人丁亥陞太常卿提督四夷館兼翰林院侍讀是年文正公被召再入相丕充經筵日講官士林榮之無何文正公乞休而丕以太常少卿兼翰林學士掌院事賜雲鴈襲衣四書大全書傳乙未 孝靜毅皇后梓宮發引特命捧主 上臨軒策士特命讀卷孟冬時享 太廟等廟特遣行禮屢拜銀幣書籍之賜不每進講敷剴切而儀觀詳雅 上爲之傾注自是寵渥日深遣祭先師廟從幸山陵賜孔雀襲衣金帶銀瓢諸物修飾七陵泊預建壽宮命同大學士未齋顧

公輩往祭天壽山之神尋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仍掌院事東宮誕生遣祭內殿恩賚有加廕子入監讀書隨命充管錄累朝寶訓寶錄官同修大明會典捧 孝肅孝穆孝惠三皇后神主奉安陵殿駸駸大用矣歲丁酉丁母太淑人憂遣官諭祭賜寶鏹給驛歸其喪仍遣官祭葬服闋巡按傳公具疏薦起弗應因修譜牒創宗祠置義倉義學施藥餌以拯貧病造橋梁以濟往來鄉人多德之後有被召當國者不察舊也道武林避不一見京華權近亦不一通問遺暇卽汝湖勝處葺東巖闢留園爲逸老所盤桓其間



因自號留園野老蓋至是絕意於世用矣病時命諸  
子曰吾生荷國恩已溢涯分莫可爲報身後慎勿乞  
卹典卒年七十有五訃聞 上憫悼勅贈禮部尚書  
祭二壇

### 胡東臯

胡東臯字汝登餘姚人也弘治乙丑進士初授南刑  
部主事時逆瑾弟琅爲南京守備諸曹爭往候謁東  
臯獨弗往中府都督乃倖臣錢寧姪民有訟其家奴  
不法者按律坐之不少貸數平反大獄暇則與同曹  
郎魏校吳昂講德論道蒸蒸如也擢守寧國以治行

爲天下第一蒙 旨褒賚陞四川建昌兵備副使丁  
內艱服除卽家拜威茂兵備討西番耿勺之亂勺遁  
脇從千餘人釋不問進按察使仍留茂州懸購得賊  
親暱者兩人砮賊首以獻西人始安尋進都御史巡  
撫寧夏該鎮邊虜虜騎數蹂入奏築花馬池賀蘭山  
邊墻三百餘里又議撤鹽池戍卒徵班銀以備邊費  
至今賴之在西夏一年章凡二十餘上多見采納聞  
季弟喪乞歸而朝議以老成之臣不宜引去改撫鄖  
陽未幾召還內臺陳時政十二事言甚切直輔臣某  
故嘗推引欲以見德者東臯自公謁外未嘗一造遂

大忤會 太廟災上疏自劾去東臯歷仕與處苟利  
於人必身任之歸田餽粥不給孫文恪陞曰吾姚仕  
宦而清貧如寒畯者三人胡中丞東臯宋中丞冕胡  
太僕鐸號姚江三廉蓋不誣也東臯子翌以鄉薦守  
高唐有惠政陞廣東僉事且舉進士歷岳州知府皆  
世其清白云

張 嶺

張嶺字時俊號楓丘紹興蕭山人丁未進士除上饒  
知縣實心爲民清稅均徭民甚德之陞南京兵部主  
事劉瑾擅權勢軋中外適隆平侯張祐卒無嗣弟侄

爭襲行該司勘問瑾偏有所護私囑之屹不可奪乃  
矯制取入刑曹而陞嶺興化知府甫下車瑾又以異  
香下諸郡責賄不報郡人戴大賓者弱冠及第瑾欲  
以侄女奪其舊聘囑嶺主之復不應瑾怒甚遂撫隆  
平侯事落職當元旦祝聖畢卽微服東歸杜門謝  
客瑾誅起守南雄清操益勵陞江西參政時宸濠潛  
蓄異謀賄結諸司使黨人王忬道意正色拒之遂陰  
搆於朝而嶺聲望素著譖不得行遷本司右布政尋  
轉左時濠欲拓府居以極大內力拒之濠爲掣肘嘗  
呼之爲病風子久之擢南京光祿卿尋拜右副都御

史巡撫保定 武廟巡遊權豎江彬輩往來旁午一切誅索戒郡縣無所應羣小百計擠之遂移疾乞歸嘉靖初起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計擒上思州官黃鏐勦平劇賊蔡猛三等諸寨斬獲萬餘江福流賊江小危四等刼陷郡邑勢甚猖獗悉討平之三載考績廕一子太學陞南京都察院已陞南工部尚書疏請致仕 詔進一品階榮祿大夫未幾卒年七十有四

葛一浩

葛浩字天宏上虞人弘治丙辰進士以五河令召拜南京御史會災異 上疏劾戶書某貪鄙請置之法

武廟初教坊請選取樂工浩以教坊非先王之樂諒陰非聽樂之期手疏止之時逆瑾竊權率同僚力諍請斥除以正國法疏入下錦衣獄杖黜爲民瑾復摘以他事下南錦衣當是時濱于死者數四而意氣自若也瑾誅起知邵武府俗故尚巫男女聚會無別下令嚴禁之民有兄弟訟者諭以倫理至情立感泣讓所爭而退已晉廣東叅政時會寇作議者以縣治孤危恐先碎賊手乃潛師趨賊不意縛其渠魁賊遂以平由左右布政入爲太僕卿尋晉南京大理卿改北慎恤情罪廷中稱平上親郊有犯蹕者欲置重典

浩奏罪不至死遂得未減會雷震午門西樓自陳不職得致仕以歸未幾卒

郁采

郁采浙江山陰人正德初知裕州會霸寇趙鏐率衆攻掠采誓死拒守城陷力戰而死詔贈光祿少卿

杜民表

杜民表字望之浙江嵯縣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嘉靖二年由鉛山知縣遷雲南道御史以議大禮廷杖三年清軍山東六年巡按宣大建言免官

車純

車純字秉文上虞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工部主事時  
潞河圯洩病漕捧檄往治之費省而事集蒙旌賚  
焉無何大禮議起永嘉張公過邸舍要之爲助持不  
可竟以廷諍杖闕下遲迴郎署者幾二十年乃擢  
山西叅議分守大同大同故扼胡而險時戍卒稱亂  
虜薄近郊洶洶危矣轉餉調兵多方經畫一鎮將吏  
倚爲長城因著備邊論若干篇進雲南副使備兵曲  
靖時大理張知府贖貨虐民撫臣檄以按治張懷明  
珠暮夜以餽斥遣之竟正其罪由布政使晉右副都  
御史巡撫湖廣一切供具往侈費無度悉從減省與



諸司處率朴外坦中不設城府會乞疏歸里而楚世子弑其父端王變起倉卒闔城欲竄鎮以靜定衆乃不騷已而朝命重臣與法吏會勘執其罪人及詭詞庇逆者正之法而始得懸車就道歸田二十餘年享年八十有九而終

### 何鰲

何鰲字巨卿紹興府人正德丁丑進士初授刑部主事與諸曹合諫武宗南巡被廷杖久之擢湖廣僉事遷四川參議播州夷仇所司土官單使往招不煩一兵而定尋遷山東副使兵備徐州計口受俸錢委

其餘于官以給軍興費黜賊罪吏無所殉由臬長轉  
左右轄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會有巨盜稱亂勒  
兵討平以才望薦爲兩廣總制 命下爲當事者所  
嫉逮繫至京左遷福建叅議後嫉者敗召爲應天府  
丞尋復右副都御史總理漕河陞南京兵部侍郎改  
刑部尚書清德重望爲時所推重云

### 謝 瑜

謝瑜字如卿上虞縣人進士由南道御史改雲南道  
巡按四川建言劾相嵩京察罷歸卒贈太僕少卿

### 葉 經

葉經字叔明浙江上虞縣人進士由常州府推官選  
江西道御史劾嚴十惡深啣之巡按山東監試嵩指  
試錄中語坐譏訕杖死贈光祿少卿廕子

### 呂光洵

呂光洵字信卿新昌縣人進士授溧陽知縣治最選  
河南道御史巡按甘肅山東等處又巡視京營刷卷  
京畿陞南光祿少卿累陞右都御史巡撫雲南以軍  
功陞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仍舊巡撫隆慶元年改  
南京工部尚書未任致仕光洵剔歷中外各有樹立  
居鄉杜門養重至今稱爲醇德君子云

翁溥

翁溥字德宏號夢山紹興府人己丑進士令太湖捐  
苛剔蠹嚴已惠民治聲大著召拜吏科給事中值大  
同軍殺主帥廷議未決抗疏乞正法以定國是及事  
寧功罪失實復疏請選風憲官往覈之時冢宰結權  
黨邪大逞胸臆以要上寵下乃與同官孫應奎薛宗  
鎧等發其奸狀而大奸距腕內外稱快時疏攻者九  
人二死于杖六謫降而溥得龍泉丞屢蹶屢起最後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至則值歲凶議賑貸明年  
又早上疏乞蠲租省驛傳供應凡調停節省可惠民

者靡不殫心晉兵部侍郎陞南京刑部尚書抵任踰月以病痰一夕卒于官賜祭葬廕一子入太學謚曰榮靖有知白堂稿

俞則全

俞則全字祖修新昌縣人進士由安福知縣選湖廣道御史劾翼國公郭勛大學士翟鸞禮部尚書嚴嵩兵部尚書張瓚陞廣西僉事叅議丁憂竟以嚴舊怒落職

錢應揚

錢應揚字俊民餘姚縣人進士由長沙府推官選河

南道御史巡按廣東建言降全州判官陞樂安知縣  
成器

成器餘姚人聞侍講劉球劾中官王振下錦衣獄死  
乃卽邑中龍泉山頂爲壇祭球祭畢以餽班諸同志  
其祭文歷述古今權奸之禍凡二千餘言人謂之祭  
忠文其地爲祭忠壇比與謝翱祭文山于西臺事同皆  
義士也